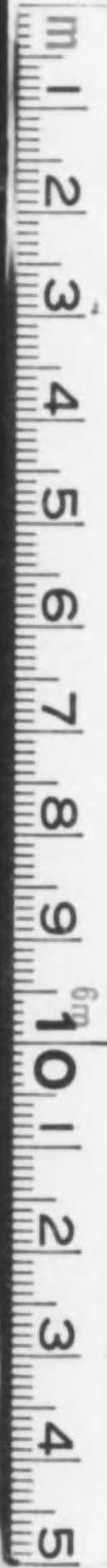


通語
下

特279-192
279
92



第三十六頁號



始



特279
192

新田



通語第八

元弘語

野史氏曰天下難為之事為之信難為之而一踏後人將懲而弗繼為之而再踏後人將相戒勿繼懲而弗繼尚或有弗懲焉相戒勿繼然後竟無有繼焉者是故君子臨事而懼淡慮而後動夫王政之替亦已久矣哉興之不亦難乎承久踏之於前元弘延元踏之於後然後無有復之者已焉哉已焉哉余淡為當世慨之

通語第八

元弘語

元亨元年、上皇後字多致政于帝後醍醐於是帝
即位四年矣、當是之時、北條氏益跋扈、高時又凶昏、
帝天資英武、有意於振興皇業、乃修記錄所、親臨理
訟、弛關梁、舉廢典、是歲旱饑、帝減膳發廩賑恤、又
諭富民平價糶粟、民用不困、帝遂與中納言資朝
右少辨俊基謀、徵兵誅北條氏、俊基方顯仕、王事鞅
掌、會浮屠有奏事、俊基坐廷讀狀、故謬撈嚴為慢嚴、
為眾嗤、佯羞赧、移疾家居、微服按行諸國、相要害、察
風情、武士有土岐十郎賴貞、多治見四郎二郎國長、

皆諸源有才畧、資朝因交驩、陽共為狎遊、陰定方畧、
大納言師賢、中納言隆資、左衛門督實世、參議成輔、
及武士足助二郎重成、土岐藏人賴員等與焉、賴員
泄議、正中元年九月、高時命京師守護範貞、攻殺賴
貞、國長二年五月、收資朝、俊基、致之鎌倉、七月、帝
遣大納言宣房使于鎌倉、錫誓書釋之、於是高時流
資朝于佐渡、釋俊基還京、嘉曆元年、皇太子邦良薨、
後二條帝高時立皇子量仁後伏見帝為皇太子、元
德二年春、課諸寺禱祀、別勅僧圓觀文觀禱於省中、

曰爲皇后祓其毒。北條氏也。三月八日，帝幸南都。廿七日，幸叡山。山主尊雲，帝之第三子也。幼睿悟，帝之意屬焉。然憚北條氏不敢立也。度爲僧，至是，帝再謀東征，而尊雲爲謀主，竟廢唄唄。日夕習刺擊，已而事大泄。元弘元年五月，高時遣人捕圓觀、文觀等，鞠問狀具。七月，高時流文觀、忠圓，殺資朝于佐渡。復收俊基殺之。八月，高時遣軍入京，尋承久故事也。尊雲聞之，密獻策。帝乃與大納言師賢、中納言藤房、東宮大進季房夜出宮，武士當隧。誰何，藤房

給之曰：中宮之微行耳。大納言公敏、中納言具行、少將忠顯等追及，駕乃賜袞服乘車，使師賢僞爲天子入叡山。帝御籃輿，諸人變服奉奔南都。緇徒多不應命，遂入鷲峰，轉如笠置窟。師賢詣叡山，山僧鄉民奔命者數千。明日，賊軍索帝，弗獲，遂圍叡山，擊破之。山下斬其將海東將監，已而僧人議事於天子前。會山風飄簾，視知非帝也。衆畔，師賢奔笠置，尊雲奔南都。行在雖兵稍聚，而未有足倚重者。帝患焉。夜夢紫宸庭中有大樹，南枝翳鬱，百官班其下，南嚮

通鑑
敷重席未有人坐焉二鬢童跪帝前垂涕告曰天地間莫可駐蹕唯南枝樹下可權托聖躬是席亦爲陛下設寤而親占曰南加之木爲楠楠之蔭可以南面可以朝諸侯訪楠爲氏者誰曰河內有楠兵衛正成雄武著名橘氏之裔也遣使召正成至引見詢策正成對曰東夷作逆自速天譴於誅之乎何有夫天下之勢在謀與力卽徒鬪兵力舉宇內之衆且不足敵武相之甲然渠特知挫銳摧堅而已矣可誘而致焉弗足畏耳但勝敗兵家之常請毋見一時利鈍也

唯正成而不死大事必濟拜辭還河內或云帝素聞正成之名特假夢占神其說以取重耳非真有之也九月範貞帥師圍笠置城高峻不可攻攻者輒死傷於是正成舉兵于河內櫻山四郎舉兵于備後範貞懼焉請濟師高時起兵數萬使大佛陸奧守貞直將之且至陶山藤三小見山二郎從在山下軍月盡夜與其族五十人乘風雨踰城入放火大譟山下軍應之皆起陶山等散城中益放火王師潰火及行宮帝徒跣以走風雨方烈與從官相失惟藤房季房二

人左右扶掖，晝伏夜行，經三日夜，至有王山下，餒甚，
爲追騎所及，以入南都，諸王從官皆獲焉。範貞遷，
帝于六波羅，分拘諸王從官，縱藤房忠顯得侍天子。
十月，高時立皇太子量仁爲天皇，是爲光嚴廢帝。
廢帝伏見帝之長子，系出於後淡草帝，世所稱持明統是也。後醍醐帝則出於龜山帝，所稱大覺統者也。
貞直方至近江，笠置旣陷，乃轉出河內，攻正成于赤
坂。赤坂，息卒所築，塹壘淺小，兵又至寡，諸軍覩而易
之，徑傳于壁，輒勁弓連發，立死者數百，諸軍驚愕，
退而營焉。方卸鞍釋甲，伏兵起，東西山下，短兵突陣，

城兵又應之，賊擾不能抗，四面散走，器械倚壘如山。
明日，復合軍而來，城中不應若無人，賊四面蟻附而
登，正成預造複墉，大索懸其外墉，視登者衆，均斫索，
墉墜，壓登者，隨投巨石大木，又殺數百人。經數日，復
攻城，兵各蒙楯，操撓鉤，以鉤壁，壁殆崩。正成令以長
斗灌沸湯，賊棄械而走，雖不輒死，灼爛病者數百。賊
乃連長圍，不復攻城，守之旬餘，城中糧竭。正成令闕
地爲坑，取壁下死屍數十塞之，覆以薪，夜乘風雨，潛
踰城，留一人，令料其去遠，放火于城，賊見火起，急前

攻火燬獲坑中屍以爲正成也憫嘆而去櫻山四郎
之唱義也國中半應及聞笠置陷正成又死兵皆亾
四郎自殺二年光嚴帝正慶元年正月高時以越後守仲時
左近將監時益爲京師守護三月高時遷帝于隱
岐藏人頭行房少將忠顯及嬪一名得隨先是高時
爲帝製僧服請下髮帝弗聽仍御袞龍每旦沐
浴望拜皇祖天子之事也北條氏懼焉兵衛益嚴
備前有兒嶋三郎高德初謀舉兵未發笠置陷至是
又謀篡取帝于途以其族伏于舟坂不會轉出杉

坂駕旣離險路弗克高時又流親王尊良尊澄懷良
及師賢公敏藤房季房僧聖尋俊雅于遠地殺具行
成輔及重成初親王尊雲奔南都匿于般若寺賊黨
聞之率兵來索適王之從者皆在外王將欲自殺觀
佛殿上有三書櫃其一蓋徹散佛典在外乃竄入其
內取卷自覆抽刃在胸兵至發屋徹牀搜索無餘遂
檢書櫃其蓋徹者弗省以出王慮其復來也徙入蓋
者少焉果反曰蓋發者未也亦弗獲乃去於是王奔
熊野從者九人皆變貌爲行者途轉出十津川從者

入村乞食，光林房玄尊踵一巨室訪之，戶野兵衛是也。玄尊嘗聞其名，乃入門叫化，一女奴出接曰：「嘻，神遇爾，主母方病，請禱焉。」玄尊曰：「我師善驗，今在村口，盍請焉。」從之。王爲禱，病者卽起。戶野兵衛大悅，畱客旬餘。一日語及時事，兵衛曰：「側聞大塔皇子窮困入熊野，別當定遍方暱於北條氏，恐難濟也。或幸臨于此地，雖狹隘，四山險絕，且俗朴實，武藝超世。昔日平維盛來依吾祖，以脫乎源氏之時云。」王聞之，心內喜，曰：「卽皇子實來，子宜奉之歟。」兵衛挽腕作氣曰：「弗待。」

言耳。吾雖不肖，卽舉事，四隣莫敢窺也。王目左右一人附耳告實，兵衛駭且疑，顧眄諦視，從者適有脫頭巾，額角屹然，兵衛覩之，卽下席稽首，卽日置關警守。其叔父竹原八郎邀王而館焉，益修守備，居數月，王長髮，自名護良，近地稍稍服從。熊野定遍聞而害之，懸賞購王，衆畔。王欲行，竹原八郎固扼王，旣而八郎之諸子亦有異謀，王乃行，且奔高野，其途皆敵也。王之從者才三十人，慮弗能達，至芋瀨，徑踵莊司之門，諭旨，莊司弗納，延王于村寺，使人請焉，曰：「熊野定遍。」

通言
方紉君之黨而君從是途過其奈後禍何雖然豈敢
犯君請雷君之從者知名字者一二人于此或賜章
旗一竿以籍口二者皆不能則無所逃命矣王嘿然
赤松則祐前曰見危致命士之守也臣請往矣平賀
三郎曰二三臣相從於危難之中莫非股肱心腹請
賜旗已行陣喪器械不足多羞王乃出日月錦旗予
之而後行村上彥四郎後至遇揭錦旗還者怪訪而
知之義光大怒徑奪錦旗搏人而投兵莫敢近焉義
光荷旗追及王王喜可知矣其明日聞玉置莊司塞

路遣片岡八郎矢田彥七假途莊司聞命弗荅而入
擐甲勒兵二人走出數十騎追之片岡傷於箭謂矢
田曰吾死矣子其反命偕死無爲也矢田反片岡死
王聞之益前與玉置軍遇王謂從者曰今日吾死矣
汝等善爲戰我死其剝面皮斷耳鼻毋使首可識則
天下義士失望而賊益無所畏也是死諸葛走生仲
達之術耳鋒鏑方接北山下赤旗軍乍起擊攘玉置
軍野長瀨六郎是也聞王且至來邀云遂奉王如披
野因招諭芳野繼徒城于愛善塔下四月正成復起

兵圍赤坂，紀人送糧城中。正成要奪之，乃寘甲于苞，數百人負擔，宵傳城下。正成陽縱兵相擊，城中人覩之，出兵應接，既入，取甲於苞。大譟起，城中、外兵奪門而前，守將降。正成并其衆，畧泉河內之地。遂前屯于淀水上。五月，仲時遣隅田二郎通倫擊正成。正成引軍而南，畱羸騎二百守渡邊之橋。京軍涉水擊守兵，追北至天王寺下。正成一軍出於東門之東，一軍出於西門。又一軍起于墨江之林，作犄角勢。京軍覩之，不料其衆寡也，驚卻走。遂北爭橋相蹂踐，墮水死者

過半。七月，仲時又命宇都宮治部大輔擊正成。公綱卽日以其麾下馳下，軍吏請戰。正成曰：「勝敗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不言乎？貌大敵而畏小敵，前日大軍以敗，而今其來者，騎不滿千，意必一心於死。且公綱驍將也，其兵又精，吾能克之。所喪必多。天下之事，不在是一戰，所期久遠，卽多喪士，他日誰與哉？吾聞良將不戰而勝，吾將避之也。」宵拔壘而東。明日，公綱前軍于天王寺，正成募鄉兵數千，舉燎所在。京軍望之，四面山海，燄光聯綿，莫知其多少。燎又日益逼焉。京軍

晝夜不釋甲，欲戰不得，志氣沮喪，竟旋。於是正成還陣于天王寺，播磨有赤松圓心者，則祐之父也。侗僕雄武，親王護良遣則祐喻舉義，曰：戰賞從所請，圓心大悅。即日起兵，城于苔繩，國中靡從。自是西道之賊不得通京。九月，高時又大發兵西上，正成城于千窟。三年正月，東軍三十萬，分爲三軍，二階堂道蘊圍芳野，大佛右馬助圍千窟，阿蘇彈正少弼圍赤坂，彈正攻城多死，或謂彈正曰：城倚山巔，必乏水也，而放火箭，輒多潑水，恐地中引泉矣。請穿山足截水道，從之。

果得地，寘城中，兵病，火箭燒其二樓，旬有二日，守將降，縛送于京，仲時殺之，并其軍三百人，皆梟之。道蘊攻芳野城，七日不休，前導巖菊選精兵百餘，宵攀金峯，以入城中，城中恃險，初不置守，故莫之覺也。詰朝戰酣，巖菊兵放火起，城中城中擾多死，兵逼中軍，親王護良在藏王堂，觀之，率左右手刃奮戰，賊散走下谷，王負七矢，被二創，流血淋漓，褰帳飲酒庭中，木寺相摸刀梢串，馘以舞，義光自前門至，受箭如蓑，跪曰：前門方急，臣聽中軍譟呼聲，故來爾，迨敵未密，請穿

圍一走以爲後圖敵則躡焉臣願假君之衣甲冒名
字而死焉王方引大杯聞之笑曰同死耳義光愠曰
昔漢高祖滎陽之圍紀信爲高祖而死高祖弗之許
邪君乃以孱孱之度而舉大事與徑前釋王之帶悉
易其服王乃出走義光登城樓而目送形影旣滅乃
斫牆露軀自呼爲王脫緋甲投壁下素衣錦裳屠腹
出腸啣鋒而伏賊以爲真諸軍聚爭首王以故脫走
至天河復遇賊義光之子義隆死之王竟入高野山
中道蘊送王首于京不是棄之道蘊更索王于山中

弗獲遂引軍赴千窟及彈正助右馬助攻城城雖小
險甚矢石乘之軍吏十餘人註死傷三日夜不闕筆
長崎四郎監軍下令輟戰或曰曩拔赤坂無他術耳
是城亦必無水恐夜汲于東麓之溪矣盍禁諸於是
名越越前守以兵守溪而山上原有檻泉號爲祕水
滴液日十斛正成又造槽數百底布董泥以畜雨水
屋雷皆筧致故未嘗外汲也數日守溪者懈城兵夜
掩焉獲其旗幟帳幕旦日張旗帳于城上譙呼嘲笑
名越氏大怒以五千人門焉輒下大木隨以勁弓脫

者不滿千，乃益艾矣。數十萬軍頓城下，不復攻焉。將士皆飲酒，奕碁度日。是以城中氣倦。正成乃令縛橐爲人被甲，夜出城外，數百人跟焉。大譟放箭，賊駭合。師爭擊，城兵稍稍引入城，均投巨石，殺傷又數百人。三月，高時遣人來讓諸將，諸將乃議造雲梯，長二十丈，跨谷乘城。正成令縛松加火，投于梯，用機灌油。梯崩，殺數千人。是時，群盜數千人，受親王護良命，抄掠賊軍之後，食盡，士卒稍稍亡，輒遇盜，往往僵尸。其免死者，皆赤體徒跣，散之四方。諸將又多托病還者。於

是山下軍既滅，什之九。仲時聞之，又遣公綱助戰。公綱以生騎苦攻，十日夜，至闕地崩，陷城樓。然終不能入也。新田小太郎義貞者，源氏之胄也。從在山下軍，密謀舉義兵。聞親王護良在山中，欲請命而無由，詢於其老船田義昌。義昌遣其徒三十人，變服爲群盜，先焉。身爲逃軍，及鬪於葛城峯下，傍山群盜觀之。來勦力，卽掩縛數人，稅而告情。縱之，中日取書來，視之。承制文也。命勤王敵愾，義貞大悅。卽日稱病東還，就邑于上野。土居二郎得能彌三郎舉兵于伊豫，逐中

通語
國探題時直赤松圓心帥師而東據摩耶山山距京師二十里是時海內鼎沸而帝在隱岐北條氏懼救隱岐掾清高益聚兵嚴守備佐佐木義綱與番欲奪帝而舉兵密以情聞因適出雲謀於守護高貞高貞留而不遣既而嬪三位妊滿當就館帝偽爲三位宵輿而出忠顯扶帝步走行房先是以事召還京師故不與焉深夜過一村叩戶問津有一人出視帝惻然曰海津距此里許然多岐易迷請爲君導焉乃負帝踵于千波湊走村中索高船而載帝而後辭去平明

釋纜篙人若有識者跪請曰邂逅服役小人之福也所之唯命忠顯因告以實任其所乏兵艦數十追帝篙人匿帝于船底施板覆以鮑魚探艙其上甘言誑賊竟達于伯之名和湊忠顯下船詢著名有力之士獲又太郎長年乃爲使使之長年卽日邀帝入船上山烟煤抹布爲旗數百張疑軍于山上皆作近國武人徽號經數日清高將兵三千來攻時行在兵未聚山雖峻塹壘未就斫木作拒馬而已矣賊至山腹仰旗號以爲大軍旣聚畏不敢前賊將佐佐木

彈正中箭而死、佐渡前司以兵八百降、日暮大雷雨、因奮擊大破清高軍、清高遁還國中、既畔遂閒行至京、後與仲時同死云、於是義綱與高貞以兵千餘詣行在、而近國武人豪姓莫不踵焉、四國九國皆應、船上之軍無慮數十萬矣、閏月仲時遣軍攻圓心、圓心擊破之山下、三月十一日仲時復出軍、圓心邀戰瀨河、又破之、遂追之、仲時更遣步騎二萬拒之、桂川雪水方涸、圓心兵可三千、則祐先登涉水、大破桂川軍、遂入京、夜大巷戰、不利、卻軍山崎、廢帝如六波羅。

十五日、仲時遣軍擊圓心于山崎、圓心設三覆、敗之、西岡下、親王護良投檄于叡山、別遣近習良忠與中將定平、將兵援圓心、廿八日、叡山僧軍數萬入京、戰亦不利、圓心再入京、亦不利、帝在船上、忠顯以中將將兵而東、沿途諸國多奔命、親王恆良在但馬、守護太田三郎、奉王會、忠顯于丹之篠村、忠顯大悅、奉王爲元帥、自號副將軍、前軍西山、兵凡十有餘萬、當是之時、圓心軍山崎、良忠軍八幡、竝與西山壤地相接、忠顯恃其衆、欲擅功、不赴期、獨以其軍前、四月八

日戰大宮下、王師不利、太田三郎戰沒、旋軍西山、忠顯宵奉王奔八幡、師潰、高時聞京師急、以名越尾張守高家、足利治部大輔高氏爲大將、將兵救京、高氏者、亦源氏疏屬也、數世宦於鎌倉、以與北條氏爲姻也、顯貴、是時高氏方丁艱且病、以辭焉、高時弗聽、督促日至、高氏忿、欲作難、臨發、且挈家行、長崎圓喜猜高氏、勸高時扼其妻子、且要盟、高氏懼、謀於其弟直義、直義曰、代天誅無道、神之所祐也、且神不饗要盟、盟何害、又爲雷親信者、何慮於家、從之、高時大悅、享

高氏、餽源氏寶旗、及鞍馬十匹、金劍一口、銀甲十領、高氏至京師、潛遣人詣行在、請討北條氏、帝許之、廿七日、高家將前路軍、從鳥羽、高氏將後路軍、從西岡、以擊王師、忠顯圓心、邀及高家戰、狐川上、高家驍勇、鮮甲先軍、王師辟易、殆崩、赤松範家伏隴下射之、中額而死、軍殲焉、高氏初與王師通情、是日也、斂軍置酒桂川上、及聞高家死、乃勒兵而西、踰老坂、次于篠村、兵應募者二萬有餘、於是與圓心等、剋期入京、途邀降者又數萬矣、五月七日、仲時分兵防戰、王師

皆破之、遂圍六波羅、故除其東面、以啓其心、城兵五
萬餘、宵踰城而亡、仲時時益劫、上皇後伏見花園廢
帝東走、兵不滿千、途爲群盜所要、時益中流矢而死、
諸王從官皆散、有飛矢中廢帝之肘、又有鄉兵數
千、奉親王守良、龜山帝之子據太平寺、揭錦旗、布陣于險
仲時至、番馬前軍不前、佐佐木時信以三百騎殿、途
反納降、於是仲時自殺、將士同死者四百人、親王軍
取上皇、廢帝如京師、金剛山下軍聞之、拔壘奔
南都、爲城兵追擊、相蹂踐、死者甚多、初高氏之子千

壽在鎌倉、以五月二日出、高時駭、遣人察高氏、至
駿河聞變、乃反、遇千壽之庶兄竹若、自伊豆奔京、捕
殺之、義貞既還上野、密議方畧、未發、會高時遣人督
軍糧於上野、呵責暴急、義貞聞之大怒、縱兵擒之、斬
梟閤門、遂舉兵、聲罪討北條氏、兵才百餘、五月九日、
前次于武藏之野、得勝、兵數萬、高時遣軍擊之、義貞
再戰走之、十五日、前戰于分倍、不利而卻、旦日襲分
倍軍、大破之、追至關戶、兵乃十有五萬、分爲三軍、江
田三郎行義、佐大館二郎宗氏、以步騎二萬、從極樂

寺坂、大嶋、讚岐守守之。佐掘口三郎貞滿以步騎二萬從洲崎。義貞中軍十萬從糴坂。十八日、共圍鎌倉。赤橋相摸守盛時者、高氏妻兄也。爲將敗於洲崎。盛時曰、吾復何面目、以敗軍之餘而立於嫌疑之朝也。自殺掘口一軍、乘之入山內。十九日、大館二郎戰歿。軍卻。廿一日、義貞選精騎二萬、躬將出極樂寺下、奪塞而前。賊軍邀降者接踵、乃因風縱火。高時奔基於是大佛貞直、金澤貞將等、鏖戰以死。普恩寺基時、鹽田國時、鹽飽、聖遠等自殺。安東聖秀者、義貞之妻之

伯父、自極樂寺軍至、聞高時走葛西谷、且自殺。訪左右、誰死于公館者、曰、無有。聖秀愠曰、公館容無死士哉。率左右踵焉、則華屋既墟、烟塵蕭然。聖秀下馬攬泣而立。適義貞之妻、以書招聖秀。聖秀大怒、用書握刃、屠腹死於使者前。高時之長子、曰邦時、命其舅五大院宗繁奉邦時出奔。宗繁降源軍、既而誘殺邦時。其次曰龜壽、左近大夫泰家高時之弟使諏訪盛時抱龜壽奔信濃。後至建武間、叛人時行者是也。泰家自僞傷者、盛于畚覆以血衣、使親兵南部太郎、伊達六郎

昇之使蒼頭二人甲而騎皆作源軍徽號以奔陸奧
留兵數十放火其館以死故源軍莫知其逃也後叛
人時興者是也長崎二郎高重驍勇善鬪親殺敵無
數竟走告高時曰事既至是請君無自辱於敵但俟
臣再來焉勿輒自決也又躍馬而出輕甲徽號以
百餘騎入源軍中其意在義貞也方至馬前而覺義
貞合衆圍擊騎皆死高重與七騎轉鬪仍索義貞不
得近焉殺敵又數百搏人以投騎曰如前言何乃反
屠腹死於高時坐前於是高時自殺其戚屬親暱殉

者三百人將卒死之者又六百人北條氏亾實元弘
三年五月廿二日也距京師平之日才十五日矣六
波羅之捷聞 帝命回蹕或請竢關東之變 帝親
以周易筮之遇師  坤上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其
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帝曰吉孰大焉即發
五月晦車駕至兵庫圓心率兵奉迎其明日錄倉之
捷聞正成謁焉 帝引見勞之正成拜謝曰匪賴陛
下威靈微臣何計自脫於重圍焉命正成前驅六月
六日車駕還京即日以高氏爲治部卿直義爲左馬

頭是月九國探題英時伏誅。帝之在船上，肥人菊池寂阿奉詔與小貳妙惠大伴具簡謀討英時。既而妙惠具簡革圖，寂阿怒，獨以其族攻英時。英時急窘，適妙惠具簡率軍赴援，寂阿戰歿，逮京師平。妙惠懼罪，與具簡俱攻殺英時。中國探題時直又請降，而西方平。浚河右京亮時治自殺於越前，名越遠江守時有自殺於越中，而北方平。帝命中將定平擊賊黨於南都，阿蘇時治、大佛高直等五十人，髡頭縋服出降，命斬其魁首十五人，獨二階堂道蘊以素有聲譽。

特旨減死一等，尋謀叛伏誅。親王護良在志貴，益徵士厲兵，輿論洶洶。初，良忠之軍卒剽掠都下，高氏遣兵捕斬二十餘人，梟之洛水上，署榜暴之。良忠恚之，屢譖高氏于王。王信良忠，欲遂因兵除高氏也。帝使右大辨清忠召護良，且讓焉，曰：「禍亂方定，海內向化，子乃修戰守，欲何為哉？曩也遭大難，權還俗適世用，今事竣矣，其毀冠服，修舊業，護良對曰：「中興之績，雖賴陛下威靈，而臣與有力焉。高氏乃矜微功，掩人殖己，竊包藏禍心，不迨其勢微而除之，則高時之逆。」

通語
可矣。故練兵聚士，蓋非臣之罪，且也。天下始夷，賊黨潛伏，猶尚伺釁，卽無威嚴臨之，必有卒然之變。臣而捨兵遁俗，則旄鉞殿邦，家者其誰哉？夫起於桑門，升于紫闥，既非無故，矧吾先王天武孝謙，皆裂繒而御袞乎？臣其棲台嶽而守方丈，與開幕府以鎮天下，爲國家謀之，孰得孰失，請賜叡裁。帝聞而領之，遣使者就拜征夷大將軍，任兵部卿，而勿治高氏。六月廿三日，王入朝，鐵騎數萬，振旅而入。高氏懼，貸于准，后廉子，誚王于帝。帝、廉子方嬖，頗干公事，言莫弗聽。

王由是獲辜，正慶流人藤房等，所在發遣詣京，皆復官爵土。又錄死事者子孫，悉加收用，而正慶從官多黜免放逐。八月，計功定封，命左衛門督實世總其事。將士爭功不決，數月間，僅定二十餘人，而以失當罷。以藤房代之，藤房方覆按審定，而內降起，降虜竊封者衆，藤房諫焉，弗聽，乃謝病，代以民部卿光經。然而近侍小臣，僧尼娼妓曲藝者，旣以內降多受地，帝又自擇高時之田，定爲供御，以泰家之田封親王，護良、大佛、貞直之田爲准后湯沐之邑，乃除大功臣之

外天下無復地可頌是時王政一新多所廢興沿革而姦猾乘之請謁公行綱紀不振而訟獄繁浩乃置決斷所理之然內降之理有司弗受有司之判內降易之至於一地四五主相爭奪於是諸國兵民皆懷武人之治云十月以參議顯家爲陸奧守與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出鎮陸奧準大臣親房傳之建武元年春大治宮殿以安藝周防二國租調共其費又征諸國私田租二十之一與制楮幣濟之二月立皇子恆良爲皇太子恆良帝之第七子准后廉子所生

是時軍賞未定乃先錄元功封治部卿高氏于武藏常陸下總三國其弟左馬頭直義遠江國左馬助義貞上野播磨二國其弟兵庫助義助駿河國子義顯越後國河內守正成攝津河內二國伯耆守長年因幡伯耆二國忠顯等數人亦皆受厚賞獨圓心守其世邑而已既而爲本國守讓旋亦罷之圓心怨望特淡故及高氏之叛首黨之親王護良復謀除高氏潛徵發諸道兵馬高氏獲其書因准后上變曰護良謀篡逆取書徵之帝震怒匿武士而召護良護良入

縛之幽于宮中、議良憤惋、上書自明、其辭曰、伏用縲
紲之餘、欲懇赤心、無他、涕墜而心闇、憂結而言短、幸
賜諒鑒、臣死瞑目矣、臣伏以王室陵遲、武人弄權、二
百年于茲矣、舊懷履霜之惕、終成滔天之逆、臣離倫
謝俗、夙躡台嶽之雲、絕恩違養、永遠虎踐之跡、其於
世路浮沈、宜莫所與聞焉、臣愚不忍王業廢墜、陛下
窘辱、凡根未斷、裂芟荷之淨服、壯髮上指、嚴貔豹之
戎衣、內爲親致死、陪佛子之慈戒、外爲君忘身、速輿
人之鄙議、當是之時、朝非無忠臣、籌罔無出、庭豈匱

孝子、志或不振、臣愚素無尺寸之資、獨先億兆之心、
當於車轍、徒奮螳螂之斧、御于扶搖、空搏斥鷃之翮、
駕乎尋常之壁、陷於百萬之圍、鋒摧鏃竭、竄于巖穴
之間、忍垢飲恨、伺於豺虎之鬣、故賊以臣爲干戈之
源、四海施網、萬戶購醜、雖命之繫天也、奈軀之無措
何、永晝伏於幽壑、與峻嶺、寒宵迷于曠野之多岐、涉
春冰而消魂、踏虎尾而寒膽、人心未革、義旗西起、東
連、天道胡替、賊軍朝蹶夕顛、封豕于斃、飛龍載翔、雖
賴陛下之威靈也、臣愚與有力焉、功勞未酢、謗言盈

朝捕風捉影指鹿爲馬躬爲楚囚慨讒人之罔極心
攀虞廷愍旻天之弗弔永夜耿耿衷情與誰而語幽
室筑筑雙眼之血不竭仰懇于天日月弗照不孝子
俯哭於地山川豈載無良臣臣之軀無容於兩閒嗟
乎已矣恩義永絕勳業墜地聖慈儻宥一死皇澤或
存四大亟削竹苑之籍永擯桑門之流於世無與以
償臣之夙責與天等施更仰帝之宏度臣罪當萬死
非所敢望也昔者申生死而晉亂扶蘇戮而秦亡臣
寧不自愛爲國家慮其可弗鑿焉乎群臣震懼莫敢

爲通書竟弗達既而誅護良幹人良忠等三十餘人
五月放護良于鎌倉以親王成良爲征夷大將軍直
義爲執權治于鎌倉直義鑿土爲窖于二階堂之谷
寘護良其中

野史氏曰中興之勳孰爲大肺腑則親王護良股肱
則楠公正成爪牙則義貞圓心若夫高氏之爲功丹
中倒戈而京師之勢孤是已至於定京師則一圓心
力可辨矣則雖曰無功可也當時輒稱其功參於義
貞圓心烏可也及至論功行封高氏爲之冠而圓心

通語
不獲寸壤建武之政可知耳野史氏曰余深惜護良
之不令終也世俗稱護良無罪被讒寃死非其郵也
吁惡得無罪夫護良雖功大臣也子也乃以私怨尋
干戈欲擅戮天子寵臣護良其罪也雖曰不無君與
父吾不信也但帝也不治之以其罪而誣之以非
其罪空乎其謂之無罪也然毀之所由入也護良啓
之門

通語第九

延元語

野史氏曰天道難識哉吾觀於元弘延元之際而惑
焉嗚乎王室中葉以還上失其道威福下移經數百
年而遭乎建武之治偉矣哉天邪瘡痍未瘳復命南
山之駕王室愈益不振以至於今亦豈非天邪抑天
不欲興王室與若於莫之起哉將實欲興王室與何
爲弗遂殖之然則無天道邪或曰建武之政所謂以
血湔血如之何弗及也嗚呼帝非世主也知足以

知之仁足以守之非不能也一旦謬述好惡顛倒善
導明鑒有若藤納言言弗聽而去之精忠妙算有若
楠少將策弗用而死之然而國從之孰知其所以然
也其或使之唯帝也不得自推而托諸天矣達于
天道者蓋知之

建武二年春雲人貢駿馬號天馬曰朝發雲夕入京
鞍上若坐地但苦旋風颼颼撲面爾帝大憚一日
御武德殿觀焉侍臣承旨稱說祥瑞帝說又以訪
藤房藤房對曰昔者周之將衰房星降爲八駿穆王

以游于瑤池宴於碧臺周道以傾漢文帝時有獻千
里馬文帝曰吾吉行三十里凶行五十里鸞輿在前
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償道路費返之光
武時有獻駿馬寶劍光武斥之馬駕鼓車劍賜騎士
漢家一則以昌一則以中興由是觀之取舍之間一
凶一吉的然在目臣聞尤物移人不祥臣懼天馬移
陛下也方今承大亂之後民疲弊未安堵執政吐哺
察民瘼諫臣批鱗補袞闕之秋也而大臣蕩佚闇於
治小臣阿諛安於危是以下情弗達獄訟日以疏乃

謂諫鼓弗擊治歸無爲悲夫顧元弘之難天下之士所以奔走事陛下於鋒鏑間者無他徒欲立尺寸之功爲子孫之業耳今事已竣乃爭功要封者不知其幾千萬也然近習京官之外未有霑於尋常恩者於是皆裂狀擲簡憤怨罷散宜急雍齒之封以安反側子乃大興土木重困庶民國司執勢陵轢奪攘軍官失權蓬累屏息自豪族貴姓悉齒於衆氓乃積憤畜怨又不知其幾千萬矣且夫天誅所加雖逆賊自伏辜也而高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斯五臣者其功偉

矣可以比漢之三傑唐之四臣其孰先孰後今諸臣各受封而圓心纔完其世邑而已矣不知其郵何事痛哉今之政非獨賞不中功又失王言之信今假令武人有雄才者懷怨而崛彊則天下之士必荷戟齧糧弗待招而往焉抑臣聞之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則雖有天馬無所用也但干戈乍動萬里告急而爲可用耳是坐清朝而求濁亂豈非不祥之器乎不若舍奇玩而修仁政矣帝弗懌罷宴藤房繼焉驟諫皆弗聽藤房乃避入山中爲僧後不知所終夏五月大

通鑑
納言公宗謀叛，伏誅。初，公宗之遠祖右大將公經，藤將軍賴經之外祖，以故世倚北條氏爲重。承久之難，西園寺氏祐、北條氏北條氏因濟事，故深德之。益相親密，是以位極人臣，出后五世矣。帝之元妃亦出於西園寺氏。北條氏之亡，西園寺氏隨而微。故公宗每以復北條氏爲心。於是泰家自奧入京，仕於西園寺氏，更名時興，爲之籌畫，潛發近畿兵，又令相摸二郎時行叛於東國，名越太郎時兼叛於北國，俱剋期舉事。公宗又造浴室，設機板而阱鋒刃，匿兵而請

帝乘輿既出，有人上變。帝途還，遣兵捕公宗。時興出亡。七月，時行率衆數萬，侵鎌倉，直義不能支。奉將軍成良西走，慮護良爲賊獲，而不利於己也。反人殺護良於窖中。帝命高氏討時行。高氏請兼征夷，管領關東，擅賞罰。帝皆從之。但征夷號許，族事平爲賞。更賜名尊氏。尊，帝之諱也。高氏乃發，遇直義于駿河，并其衆，前戰於中山，破。時行衆追北至鎌倉，十有餘戰皆捷。八月，時行出亡，其徒數十人，剝面皮自殺。時兼亦同時敗死。尊氏入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

行賞軍中、初元弘之役、義貞威名大振、東國尊氏之
子千壽、甫三歲、當時逃在下野、軍散後、還鎌倉、既而
諸將聞尊氏得君也、多去義貞、而歸千壽、勢軋義貞、
義貞憾之、八幡祠有源義家旗、義貞出而視之、章非
其號也、不敢取、尊氏聞而乞之、亦弗予、二人又爭功
相嫉、至是新田氏之族、食邑於關東者、尊氏悉藉沒
之、義貞大怒、亦奪足利氏之采、在播越上野者、尊氏
懼誅謀叛、十月、帝聞之、議討尊氏、適尊氏使者至、
上疏劾義貞、請討之、其畧曰、臣伏以今上即位、初、東

藩逆天、葦原闇乎狼烟、北極移辰、紫垣汚於馬塵、臣
尊氏以眇眇之資、統濟濟之衆、灑涕誓師、斯一倒戈
之心、挺躬先士、以蹀漂杵之血、其謀弗愆、制勝於樽
俎閒、我旅匪舒、過亂于鈇鉞下、當是之時、義貞逃役
西師、屏息東陸、愛區區之囊橐、畔王戮使、迫究究之
桎梏、脅民稱亂、及聞臣尊氏既定京師、乃敢鳴鼓聲
罪、幸附驥尾、徒竊征討之名、微搖鼠牙、欲掩反噬之
蹤、於是三戰不捷、無由進撞巢穴、孤軍無援、豈得退
保塹壘、適臣之兒千壽起下野、繼裾唱義、義士電馳

雲聚旌旗麾賊賊軍風靡艸偃義貞乃以首尾之援
敗軍再振竟籍犄角之勢殊功乍就是故雖勝名在
彼而功實自此義貞乃眩惑聖聽妄冒天之顯賞張
誇微功翻猜世之大勳實殘賊小人而國家大蠹今
臣再定大難軀暴露於東土肇浴皇澤心馳驚于北
闕然而毒手入腹夷明于帝之心讒口吹毛求疵於
臣之躬臣竊以知姦黨已就矣是大亂之基不可弗
蚤誅焉夫敵愾殿國惟黃麻之素命先機弭亂實赤
心所願效伏願乾斷亟下討伐之詔以圖四海之理

疏未下義貞聞之抗疏自辨陳尊氏八罪其畧曰臣
初奉詔舉兵下野實以五月八日而六波羅之夷在
五月七日地之相去無慮數百里安得一日而相聞
焉尊氏乃稱義貞聽京師平而後起義兵巧言亂信
以誑陛下其罪一尊氏之子千壽率百餘人詣鎌倉
實在六月三日而臣以五月廿二日既誅高時定鎌
倉尊氏乃稱千壽助戰有功奪人營私以眩聖聽其
罪二京師平之後諸軍未有系屬尊氏敢專法禁擅
戮親王軍踰職擅殺其罪三兵革始戢國才未罔尊

氏敢請皇子鎮遠裔欲藉虎威而恣螫毒弄權自封
其罪四平氏遺種蠢動草間實燭火之末光王師撲
滅之譬巨石壓雞子尊氏乃邀賞要官而後冑就師
養寇固寵無君臣禮又擅變更詔令多樹私黨害民
亂理其罪五親王護良其勳太崇而未有太過尊氏
鍛鍊羅織離閒陛下骨肉以慊其私怨戕恩戮倫其
罪六護良陛下之寵子縱令權賤放亦聖慈之教誨
所以玉其成尊氏恣其怨毒陷帝子於窖犴無君陵
上其罪七其弟直義賊殺帝子於窖中事又祕不上

奏其意可以見矣大逆無道罪莫大焉其罪八凡是
八罪其小者足以圯國害理至其大者乾坤不能容
焉卽舍而弗誅天柱必崩地軸必折後噬臍無及矣
伏願天鑒照忠姦乾斷辨邪正渙發明詔勦殄亂類
以慰海內之心於是護良之死始聞西方諸國又上
尊氏徵發檄數十道帝震怒以親王尊良爲東國
管領左兵衛督義貞爲大將軍節度使帥師討尊氏
又命親王忠房順德帝之曾孫無品後賜源姓將後路軍道東山鎮
守將軍顯家起奧師俱會于鎌倉尊氏怖欲降直義

弗從率兵邀王師十月義貞擊破之矢矧川在駿河追破之鷺坂又破之手越前次于伊豆府直義敗還尊氏既入佛寺自斷髻若欲髡頭請降者諸軍氣廢上杉重能偽造宣勅十餘道曰尊氏大逆無道縱令髡降族誅毋宥以示直義直義大喜入以告曰獲之京軍死屍懷中尊氏視之乃決意而反發號勒兵兵乃十萬有餘皆斷髻爲號以出十二月十二日義貞及直義戰于宮根義助佐親王尊良及尊氏戰于竹下親王之軍皆王家僕隸不知兵其鋒五百先與敵

遇而走敵軍追北赴王之陳義助以其軍橫衝奮擊卻之子義治年十三與四騎隔在敵中遽毀號被髮同退義助斂軍不見義治灑涕躍馬復入敵其族三百人敵軍崩義治反於是大伴貞親佐佐木高貞軍于後以其衆降尊氏甚射王師王師潰中將爲冬死之尊良義助以數百騎西走宮根下軍聞之宵潰義貞脫走至尾張於是諸國叛者竝起應尊氏播磨赤松圓心讚有細川定禪備有佐佐木信胤丹有久下時重越有普門利清俱剋期會于京賀之富樫氏豫

之河野氏長之厚東氏藝之熊谷氏周之大內氏雲
之富田氏柏之波多野氏因之小幡氏亦皆擁兵侵
畧無國不爭戰帝大駭遣人召義貞還賜使者以
天馬天馬在途遽死延元元年正月命義貞等守大
波免道勢多諸津十月尊氏犯京師王師敗績帝
如叡山宮闕悉爲兵火焚結城親光僞降刺尊氏不
克死之尊氏初謀擁立諸王以掩其逆比入京土
皇廢帝及諸王皆既入叡山不得立之尊氏遣細
川定禪攻叡山次于園城寺初陸奥守顯家以奧師

入鎌倉尊氏既西遂引軍從之十二日攻拔觀音寺
城斬首五百級明日詣行在十四日與義貞等攻定
禪熱園城寺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義貞獨以其軍
追北遂上花頂山尊氏方勒兵洛上無慮數十萬義
貞令選精騎二千五十爲伍皆卷旗收號爲敗軍還
者散雜賊軍中義貞義助各據山張陣賊覩之迭出
生騎來戰六十餘合王師每利日暮所遣騎軍者旆
而起賊軍擾自戰以潰尊氏走至桂川上急窘將欲
自殺者三會日暝罷軍定禪羞於園城寺之敗宵以

其私卒反襲義貞于京，王師方四散抄掠，義貞不能支，引還。舟田義昌戰死，明日，尊氏收軍復入京。廿日，東征後路軍還，詣行在。廿七日，王師攻京，僧兵三千攻神樂岡城，拔之。正成造楯數百，各施牝牡鈕，每布陣，結鈕爲渠，谷敵馳焉，伏卒射之，敵卻焉。縱騎乘之上杉氏五萬騎，爲其所敗走。尊氏以中軍大與顯家軍戰，退憩洛上。義貞以銳騎橫撞之，馳出其後，賊軍披靡散走。義貞變甲易馬，單騎陷陣，索尊氏弗遇。於是分軍追北，至桂川而還。正成請還軍山下，尊氏且

奔丹波，聞京中無兵，乃反。其明日，正成遣僧數十輩行求原隰，有問焉者，輒垂涕告曰：疇昔之師，義貞顯家正成等七將死，未獲其屍。尊氏聞之大喜，命索其屍，弗獲，遂取其肖者二，梟于獄，榜爲義貞正成。是夜正成分兵，以炬數千南走，賊覩之，以爲叡山軍潰，乃分軍院各路。於是賊軍減半，又不復設備。廿九日，王師再攻京，放火大噪，賊潰棄器械載路。王師又不甚追，前走者顧後者，以爲追已，多自殺。宇都宮氏、武田氏以其衆降。尊氏奔丹波。二月，轉如兵庫。尊氏曰：吾

通記
所以驟敗者名之醜也非戰之罪也吾且使兩帝爭以濟吾事耳遣間使請命于法皇後伏見義貞顯家帥師追尊氏及直義軍相遇豐嶋川大戰日暝正成後至引軍擊其後大敗之追至西宮旦日有兵艦數百西來其半纜西宮下豫之士居得能氏是也其半入兵庫紫之大伴氏長之厚東氏周之大內氏是也於是各出生騎復戰小清水上又大破之大伴氏勸尊氏以其艦奔筑紫時衆尚數萬競乘沈艦溺殺二千人又爭艦相殺僵尸滿海濱是月帝還京義貞

領降俘萬餘自西宮至即日遷義貞爲左近衛中將義助爲右衛門佐尊氏至筑之宗像館于大宮司氏兵不滿千小貳妙惠遣其子賴尚將兵助之菊池武敏寂阿之子也聞之要賴尚于水木渡斬首百五十遂攻拔內山城殺妙惠轉赴宗像及直義戰于鞆濱而敗還肥後尊氏又遣軍擊武敏武敏逃入山中於是叛者復大起播以西悉爲賊帝聞之慮關東有變以親王義良爲陸奧太守及顯家宗廣遣還鎮三月命義貞管領西方十六國以討尊氏前鋒破圓心

於書寫山師前次于班鳩圓心使人來曰臣首舉義兵立定京師自以爲功第一然而賞非於降虜不知何辜雖然臣荷兵部王之恩至渥何日忘之今辱驅逆賊豈吾之心乎哉卽王命幸復播之守護請效死贖前罪義貞喜爲請命使者往反旬餘圓心旣繕修城池拒命弗受曰足利將軍旣任吾以國事入惡用翻覆王言爲義貞大忿圍白旗城三匝三月不下乃分軍西下義助將之賊據舟坂王師不得前兒嶋高德使人來曰聞王師向舟坂恐難踰也高德請糾合

義勇以十八日舉兵熊山則舟坂之賊必來爭矣三石之陽有樵逕可以出舟坂之背請君別遣一軍由此路出前後薄之則可破也從之果奪舟坂遂圍三石城遣江田兵部大輔行義畧美作大井田式部大輔氏經徇備中圓心使則祐說尊氏曰如今京軍充播作橫兩備但皆攻城不下氣倦糧乏一聞將軍舉玉趾則望風瓦解矣卽遲緩數月白旗失守諸城不出三日皆陷則要津峻地悉爲敵有將軍雖有百萬衆不得踰而東矣尊氏乃舉師東上五月朔至嚴嶋

僧賢俊齋 法皇誥來會于師曰先崩所錫蓋 法
皇以四月六日崩七日至鞆浦兵大聚乃分騎數萬
爲陸軍直義將之尊氏將舟師戰艦數千水陸竝進
沿途悉陷義貞聞之釋白旗圍召諸將還高德與其
族間道東走熊山之役高德重傷創發而眩其父範
長匿之僧房而後行途遇赤松氏軍範長等自殺義
貞旋師比至兵庫浦者過半 帝聞之大駭命正成
援之正成請曰尊氏悉西方之師以來乃以寡弱羸
騎戰之必無利請召義貞還車駕復幸叡山正成則

發畿內卒斷其潛路蹙其老夾擊之必殲矣意義貞
亦此之意矣但未戰避焉病於輿論故弗敢耳夫戰
之術不一要歸於制勝而已矣請審遠畧定公議於
是廷議多同之參議清忠曰正成之言信有理然西
征之旅未接鋒天子乃棄京師一歲再蒙塵於外殊
傷大體且非兵之謀也今賊雖衆烏加於昔日東國
軍曩也王師每以寡弱奏捷豈兵之力也哉蓋陛下
聖德獲天祐也已其速決戰于京畿外則於誅之乎
何有議乃變正成卽拜辭而往子正行年十一從在

軍中至櫻井驛遣正行還家誠之曰是行也吾必死矣則天下必歸于足利氏雖然汝勿偷生棄忠義其糾合餘衆以效死汝之孝亦莫大焉正成至兵庫賊軍方近廿五日正成以其族七百軍湊川西以當陸軍義貞二萬五千騎義助五千騎大館氏明三千騎軍和田崎經鳴間以迓舟師兩軍鼓譟未戰有一人緋甲黃馬臨厓呼曰將軍遠勞敢獻珍助酒注響箭而族有鷲掠水擲大魚而高舉乃馳馬射之截其左翼鷲以魚落舟中兩軍曷采不息舟軍問其名字對

曰以箭識之復放一矢軼三百步穿中軍之甲尊氏取視之長十五扶半題曰相摸人木間孫四郎重氏命士射反之適舟中有一人大呼放矢不達于厓大爲笑罵乃止射遇笑罵者率二百人下舟入經鳴軍皆死細川定禪觀之怒前艦艦七百循厓而上王師下岸拒之艦則益東三處軍皆隨之騎北如艦追如和田崎無人水軍數千登岸於是捕氏軍遙與中軍隔正成顧其弟正季曰孤軍前後受敵不可道也先攘前敵而后鬪於後乎正季曰兪哉俱馳直義軍出

沒奮擊正成與正季七離七會其意在直義也賊軍披靡以北直義馬傷殆獲焉藥師寺十郎下馬格鬪直義乃易馬而走以脫尊氏望見之麾師援之截捕軍後正成旋兵擊之所殺又無數鬪半日兵皆死正成躬被十餘創退入水北民舍與正季互刺而死其徒七十二人皆死之尊氏併直義軍追義貞戰生田下王師走義貞殿馬被七矢而仆賊環而射之義貞雙手揮刀截十有六矢小山田六郎高家單騎反之以其馬載義貞雷而死之義貞因馳及其軍白旗之

役高家刈麥犯軍法法當死義貞使人視其營兵甲鮮麗而囊罄矣義貞赧然曰是吾之過也以襲衣贖田主餽高家資糧而謝之故高家以死報之義貞以敗軍數十還京帝如叡山命太田全職奉上皇上皇花太子及廢帝入叡山上皇途稱疾篤駐駕法勝寺既而尊氏入京兵火四起全職怖奉太子廢帝奔叡山上皇乃轉如東寺與尊氏軍會尊氏大悅即據東寺為城遣兵十萬圍叡山六月七日賊從西坂登中將忠顯少將雅忠以三百騎下擊之不旋

踵沒焉。賊益前，義貞奮擊卻之。明日，賊攻東坂，又敗之。十七日，賊復從西坂登熊野，人為先鋒，混甲五百人，望之如墨。義貞之士有木間重氏，相馬忠重，觀之笑曰：「今日之事，吾不復尋刃矣。」各抽二矢而下，射各殪一人，洞胸碎腦。賊軍躑躅，二人顧其軍，令立正，紅扇畫月，插竿于百步外。二人齊發，左右夾月，二人揚弓大呼，賊乃走。是謂雲母坂之役。西坂有雲母坂廿日，大破賊山下，擒其將高師重，圍釋晦。王師攻京，不利。七月十七日，再攻京，亦不利。是時近畿義軍稍稍起，皆請

將為戰。帝遣親王成良及中納言隆資、中將定平等，分將義軍，軍兔道八幡等處，共圍京，截其轉漕。諸國奔命，又日聚。王師益振，圍益合，賊軍餒，至奪食民家。於是諸軍剋期入京。八月十三日，大戰于京。義貞以麾下門于東寺，大呼曰：「兵結弗解，民不聊生，乃非帝者爭統之師，唯我與汝。職此之由，胡以二人之故而多殺無辜為？」盡獨身決戰，以息四海。挽弓射之，軼壁入中軍帳中。城中不應，賊軍四合，圍擊義貞。義貞走，王師敗績。名和伯耆守長年死之。義軍皆散。由是

通語
王師復感，運路不通。是月，尊氏立。廢帝之弟豐仁復年號建武，是爲北朝。光明天皇九月，王師畧近江者三輩，皆不克。軍益餒多，尊氏潛獻盟書，請回蹕。曰：皇帝聖祚萬歲，隨駕文武悉復官爵，大小政事一出自朝廷。帝許之。義貞怒。十月九日，帝命義貞奉皇太子及親王尊良奔越。明日，帝還京，親王尊澄奔遠江，親王懷良奔芳野。中納言隆資入紀中將定平入河。帝之還也，直義率軍奉迎于途。遂幽帝于花山宮，分拘隨駕將士，斬本間重氏。山僧

祐覺、公卿以下，免死而已矣。菊池武重閒守兵懈，逃歸肥後。義貞閒道入越，會大雪，土居得能氏以三百騎殿，迷失道，與敵遇，士凍不能操兵，皆植刀于地，伏焉以死。千葉介貞胤迷入敵中，以五百騎降。義貞入金崎城。在越前遣義助徇旁郡，爲金崎外援。至鯖並驛，瓜生保犒勞情至，供具衣糧。既而尊氏矯帝詔，命保討新田氏。保信之，嬰城自守。其弟僧義鑒夜來告曰：保愚直惑於去就，然異日覺其詐，必爲將軍效力。將軍姑舍之，更願畱郎君于斯。吾將相時而舉兵。義

助乃屬其子義治於義鑿引軍還軍通比至淡山寺
併義助十六騎矣而金崎既受重圍乃舍山中繫帶
爲旗張疑軍武田五郎傷指不能握刀剡木爲刀約
于腕栗生左衛門喪副刀斫樹爲兵黎明十六騎大
呼馳下城中應之敵驚愕釋圍而走尊氏又使高師
泰細川賴春帥師與守護高經俱圍金崎城十二月
帝在花山宮獨刑部大輔景繁得侍焉因密勸出
帝宵女裝自毀垣出騎而走馳一日二夜至賀名生
遣景繁喻芳野僧人卽日以兵奉迎及楠正行率兵

護駕入芳野義鑿聞之與其弟重照謀起兵保時從
圍金崎逃還舉兵蘇摩山俱立義治爲主將高師泰
遣軍來攻宵掩焉大破之山下生虜三百人遂攻拔
府城斬首虜四百人諸將酌酒相慶義治無懾色義
鑿問之對以金崎急義鑿泣謝曰以雪淡故耳二年
正月以五千騎援金崎師敗績里見伊賀守及保義
鑿皆死之義鑿每臨軍與兄弟約戰或失利兄弟勿
偕死以輔孺子及義鑿將死重照俱反之義鑿顧而
叱之乃止於是金崎受圍數月糧竭矣殺馬而食亦

盡二月、義貞、義助、及左衛門督實世、革嶋、左近惟賴等七人、宵踰圍、奔蘇摩山、三月六日、城陷、兵病不能興、由良新左衛門、長濱彈正等、剛死屍而食、以鬪皆死、親王尊良自殺、藏人頭行房、越後守義顯死之、氣比大宮司、以艇載太子、無楫、艣游而牽艇、以達于蕪木浦、真太子浦人家、反城而死、兵皆死、明日、師泰搜獲太子、送于京、四月、義貞兵稍聚、將攻府城、義助率輕騎、羅巡地方、至鯖江驛、爲敵軍所圍、諸軍赴援、大戰鯖江上、王師一旅、旋出其後、放火府中、敵軍崩、追

敗之、遂取府城、三日而下七十餘城、高經走保于足羽城、初、金崎之陷、敵人訪太子、以義貞、義助所在、太子佯言既死、故尊氏不復以北方爲念、至是大忿、藥殺太子、及親王成良、大館氏明、自京奔伊豫、江田行義奔丹波、及金谷經氏等、所在起義軍、宇都宮公綱以其族來歸、帝大悅、授四位少將、以親王懷良爲征西將軍、遣經畧九國、八月、鎮守將軍顯家、以奧師伐鎌倉、尊氏之子義銓、時鎮鎌倉、遣軍邀之、顯家破之、利根川、會義貞之子德壽、義興之幼名起於上野、北條

時行起於伊豆，共剋期伐鎌倉。十二月，克之，走義銓。三年北朝曆應元年正月，遂西。義銓遣軍躡焉，及之濃尾之間。顯家反，師擊之，又敗之。尊氏命高師泰以兵一萬禦之藤川。江，在近顯家乃引軍出伊勢，以達南都。尊氏又遣桃井直常擊顯家于南都，王師敗績。少將顯信顯家帥走徒，前據八幡山。高師直帥師圍之。五月，師直率輕騎襲顯家于天王寺下，顯家走死安部野。年纔二十有一。義貞攻足羽城，未拔。會帝手詔命義貞救八幡，義貞分軍使義助將之南上。尊氏聞之，召

師直還。師直懼，使牒夜放火城中。外兵蟻傳而登，殆陷。城兵有高木十郎、松山九郎、高木勇而弱。松山力而怯，每相須成功。及外關破，松山股栗不能鬪。高木陽怒曰：「城急不能鬪，有力何為敵入焉？孰弗死者，我寧與汝死。」提刀就之。松山大怖趨出，抱巨石而投焉。外兵卻走下谷，相壓死者無數。城因得弗陷。然資糧燼矣。軍餒，義助在途聞八幡火，遲疑不進。六月廿七日，顯信潰圍南走。義助乃反。七月，義貞復攻足羽城。前軍圍其支城，終日而不能拔。義貞怒，易馬變甲，以

通言
麾下五十騎就之、途遇敵、甚射、義貞馬斃而墜、適箭
中額、自剄而死、敵不知其大將也、視從者環屍自殺、
以爲貴族也、取首剝鎧而去、懷中有錦囊貯御書、乃
始知其爲義貞也、義貞死、軍潰、義助走保府城、諸城
多復陷、四年八月、帝崩于芳野、壽五十有二、
野史氏曰、王室歷承久之難、委靡頹廢、窘辱極矣、孰
弗抗腕忼憤懣焉、元弘之舉、特發於抗腕忼憤懣、
懣之餘者、亦其宜也已、然不堪其抗腕忼憤懣、而
弗自顧者、臣爲其君可也、天子四海爲家、萬民爲子、

如之何其殺數十百萬赤子、而償吾之抗腕忼憤懣、
懣之爲忍矣哉、帝也、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雖然、
生民之塗炭亦已甚、帝其實以生民爲念與、是救
之水火中也已、不亦善乎、則中興之政、其必有可觀
焉者、縱令不能追軌延喜、其於守成、綽有餘裕、嗚呼、
帝則不然耳、苟無生民之念、而大欲乍得、天下無復
事也、如之何而弗亾也、以生民爲念者何如、勞者吾
何以息之、寒者吾何以衣之、饑者渴者、吾何以飲食
之、吾將何以字育教誨之、吾將何以聚其利、除其害、

通語
而安集之。若是而已矣。是故延元之禍不在於尊氏
反之日。而在於高時死之日。不在於高時死之日。而
在於帝之抗腕忼憤懣之日。或曰。帝之未得
志也。能恤民也。能用人也。可謂明主矣。及其得之也。
反是。殆非一人。豈天奪之魄與。抑有說乎。野史氏曰。
夫持機狙禽者。循乎垣牆。翳乎林薄。規規其足。瞿瞿
其目。屏氣斂色。洞洞焉。屬屬焉。及至發而加之。禽離
披而墜。乃呀然聲之。潑然趨之。超溪跳巖。囂然舉獲。
嘻嘻其笑。揚揚其色。乃視於向者。果二人與。曰。非然

也。

通譜
之、又隨而助其亂、可乎、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猶是
可也、直義請伐其兄、而許之、直冬請弒其父、而命之、
然而南山之名分掃地、南風之不競、有以夫、或曰、日
暮途遠、鳥得不倒行而逆施、野史氏曰、不然是所謂
欲其入、而閉之門、

延元元年、後醍醐天皇出居于芳野、越四年八月、
崩、皇子義良即位于芳野、是爲後村上天皇、後
醍醐第九子也、母准后廉子、左衛門督實世、中納言
隆資輔政、依遺詔、勅諸將圖恢復、於是義助分軍畧

地、拔四十六城、冬、合軍圍足羽城、克之、走高經、尊氏
又遣軍擊義助、諸城復皆沒、義助奔美濃、遂以數十
騎詣芳野、是時西國義軍竝起、皆遣使來請元帥、興

國元年

北朝曆
應三年

春、以義助爲西國元帥、夏、義助至伊

豫、四國悉服、威振遠近、會病卒、四國復畔、大館氏明
死之、六年

北朝貞
和元年

秋、高德迎義治、舉兵于兒嶋、不克、

俱閒行入京、謀襲尊氏館、發覺、奔信濃、正平三年七
月、楠正行率師入津、燒殘縣邑、以致京軍、細川陸奧
守顯氏帥師擊之、九月十七日、正行襲破之、葛井寺

通評
下追至天王寺下十一月尊氏復遣顯氏及山名伊
豆守時氏擊正行廿六日正行與時氏戰墨江復大
破之獲山名參河守時氏細川氏軍不戰自走追北
至澱川上十二月尊氏更發兵十萬使執事師直將
之以擊正行正行聞之料弗敵乃詣行在辭訣遂拜
先皇陵及其族百四十人題名字廟壁而後就師
帝使中納言隆資帥師助之是歲北朝 崇光帝立
四年正月五日正行及師直大戰飯盛山下正行軍
才數十合戰不利隆資先遁師潰正行以其族轉鬪

素師直自旦至昏兵皆死馬皆斃正行與三十人徒
步仍前殺入如麻京軍走竟與師直遇上山六郎偽
爲師直而死師直以故得脫京軍甚射正行負七矢
與弟正時互刺而死百四十人者悉死師直遂犯芳
野 帝入賀名生山中師直燒行宮而去留弟師泰
屯石川攻楠氏于千竄相持不決五年北朝觀應元年春尊
氏之子直冬叛尊氏于肥後十月尊氏帥師伐直冬
十二月直義來奔請討尊氏 帝許之爲發兵助之
六年正月取京師旣而直義叛復與尊氏合王師旋

十月尊氏帥師如鎌倉京師孤弱義銓雷守使人來
 佯請和帝亦佯聽之於是北朝公卿庶司咸來謁
 焉詔貶爵各一級而山中諸臣并加超陞特旨兼源
 親房准三宮七年北朝文和元年二月車駕北還閏月駐驛
 八幡命左衛門督顯能及捕正儀等襲京克之斬其
 將細川賴春義銓出走准后親房入鎮京師遷北
 帝崇光上皇光嚴太子名直于賀名生山中先是義貞
 之子義宗義興義助之子義治匿越野間帝之北
 還遣使命起兵義宗等奉征東將軍宗良初名尊澄舉兵

出小手差原及尊氏戰敗之遂取鎌倉尋兵敗走越
 三月王師棄京義銓復入京四月遂圍八幡王師失
 利食又竭五月十一日帝宵潰圍而出師潰大納
 言隆資死之帝親擐甲跨馬獨左衛門督康長隨
 焉敵迫輒單騎力戰翼帝走竟達于東條御甲受
 二矢後數日北國西國勤王師四聚聞八幡不守皆
 罷八月義銓立後光嚴帝八年山名時氏畔尊氏
 遣使來請命帝許之五月遣軍助時氏圍京六月
 入京既而糧乏諸軍罷還九年秋時氏立足利直冬

爲主將使人來請命。帝命直冬討尊氏，復發兵助之。十二月，師入京。十年三月，諸軍罷還。十二年北朝延文春，北朝諸皇東宮在山中者，帝憫其窮，皆送還之。十三年四月，尊氏死，初元弘之季，菊池寂阿死，王事其子肥，後守武重，其弟武敏，皆繼志，每從軍興，南遷之後，亦每起兵應軍興。其季弟曰武光，是歲春，肥後守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出師，逐探題一色直氏，於是九國畧定。小貳大伴氏世與菊池爲讎敵，既服復畔。秋，武光奉征西王討小貳賴尚，及戰于筑後川。

大敗之，獲忠資賴尚之子賴泰賴尚從子及甲首三千六百，王師亦喪千八百人。王被三創，搢紳戰沒者十餘人。賴尚逃還太宰，冬，新田左兵衛佐義興死。十四年冬，義銓圖大舉時，帝在天野在河內，聞之如觀心寺，從官多散，楠正儀在千窟，分兵守赤坂飯盛，平巖八尾龍泉峯諸城。十五年春，義銓來寇，王師淡壘，不及戰。夏，親王興良護良之子，爲征夷大將軍，叛據銀嵩，燒賀名生行宮，帝遣軍擊走之。既而諸城相次陷沒，唯獨千窟存矣。行在寡兵，上下震懼，然寇不復迫焉。六月，義銓拔壘。

而去秋、義銓之將仁木義長作亂、京師多故、於是王師寢收復諸城、十六年北朝康安元年夏、義長使人來請歸、帝許之、九月、正儀率師入津、及佐佐木秀銓戰神崎、斬之、敵兵溺水者、命援之、被傷者、予之藥、竝授衣食、而遣之、蓋其家法云、十月、細川清氏來歸、十二月、命清氏督諸將攻京、義銓聞之先遁、王師入京、蕪義銓館廿六日、義銓圍京、王師旋是役也、師不接兵、十七年北朝貞治元年春、遣清氏畧四國、清氏戰沒、八月、正儀帥師入津、及箕浦二郎戰、大敗之、十九年春、初大内介

弘世、以王命畧定長門周防、至是叛、以二國降義銓、時氏義長亦皆叛入北、由是南朝愈益不振、事又無足紀焉者、廿三年北朝應安元年帝崩、皇太子寬成立、是爲長慶天皇、卽位之二年、改元建德、其三年、改文中、其二年、禪位于皇弟熙成、是爲後龜山天皇、卽位之二年、改元天授、其六年、楠正儀卒、七年、改弘和、其四年、又改元中、其九年、與北朝和、車駕入京、北朝尊帝爲太上天皇、自後醍醐帝延元元年至于此、得五十七年、

通議
野史氏曰、故老道、芳野之川有村、夾川而邑焉、南村之民、至于今、不冝與北村交姻、以南朝之時、其嘗受制於足利氏也、汚之矣、余嘗南遊、登芳山、降觀于芳川、訪之信也、嗚乎、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夫南朝之時、忠信不足以結之也、恩惠不足以保之也、刑辟不足以威之也、日戰其子弟、月死其父兄、奪之稼穡、糜之衣食、若斯而已矣、其何以得之於民哉、嗚乎、民之戴上、久矣哉、豈非先王之餘烈乎、抑亦可以觀民之好德哉、

檻泉三箇、左壅右涸、理債逐人、得一莖禾、
屈直委心、寄半行書、奢者不久、板木作土、
水驚樹春、自古爲都、欲求其郡、從和仲、欲
知其國、問長沮、

終